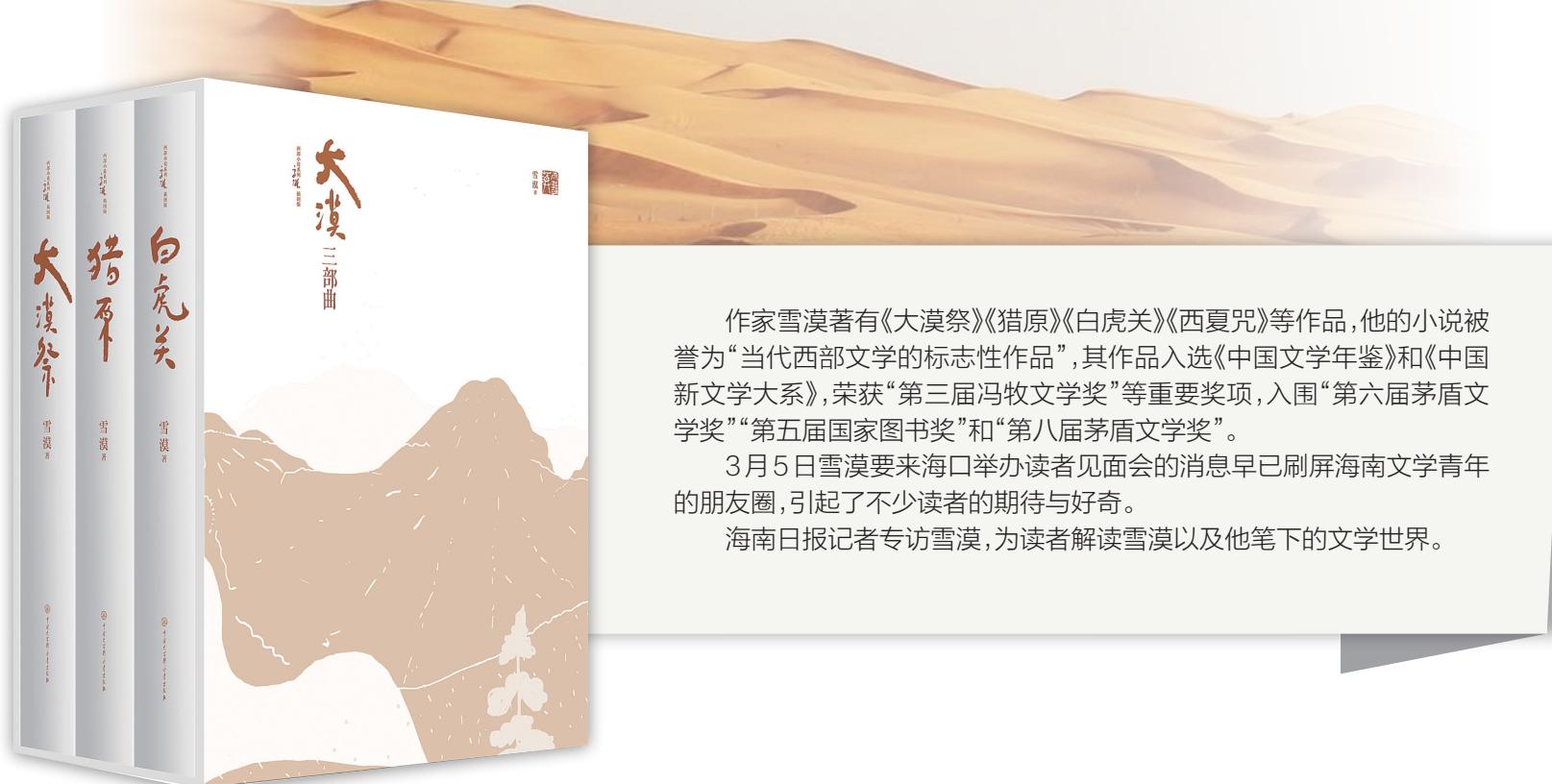


H名家访谈



作家雪漠海南谈文学创作： 再续写一段鸿雪因缘

■本报记者 徐哈溪

雪漠，原名陈开红，1963年12月5日，出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陈儿村。小时候，雪漠家中一贫如洗。为减轻父母的负担，雪漠就当牧童，每天牵着村里的枣红马，到湖湾里放牧。

在他看来，他从一个骑着枣红马在河滩上飞驰的孩子，到一个能写出《大漠祭》的作家，其中发生的种种变化，都源于他承载的文化，和他对那种文化的实践。上小学时，雪漠便显露出色的记忆力，开学不久，他便将所有课文背得滚瓜烂熟。初中毕业后，雪漠以一篇作

文，被当时的甘肃省重点中学武威一中录取。

读高中时，除家里提供的面食外，雪漠只花去了70元钱，这些钱都买了书。那两年，他常以馒头充饥，洗衣服时，他只能等到星期天，因为他可以在被窝中等待衣服晒干。

提及往事，雪漠坦言道，“过去的生活经验对于我的创作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素材，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。没有过去那种生活经验，我的很多东西就没有一刻骨铭心的疼痛。如果没有这份疼痛，作品就很难

打动别人，同时也很难出现让自己、让别人的心都感到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。”

作家徐怀中曾说，十年磨一剑只是一个传说，但却是雪漠文学事业的真实写照。从1988年至2000年，历时12年创作《大漠祭》，他用生命中黄金般的20年，捧出沉甸甸的“大漠三部曲”，3本农耕文学作品，记录西部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命运叩问。

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，到乡下小学教师、教委干部，再到知名作家，他始终坚持一遍一遍地写东西，对于不满意的作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扔掉

重写，而不是去改。所以，不论“大漠三部曲”“灵魂三部曲”，还是《一个人的西部》等其他作品，其实都是在书写他的生命体验。

“这种生命的体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经历，它是我成长过程中必须的营养，让我的作品有了一种厚重。有人说，雪漠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沉甸甸的，原因就在这里。”雪漠将不同的人生阶段，视作一种成长，在他看来，体验生活很重要。“过去的生活像葡萄，作品像葡萄酿成的葡萄酒，没有过去的生活，这个葡萄酒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东西。”

文字中找寻“乡愁”

中国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。这在他看来，“外界给我的这些标签，更多的是对我所描写的西部及对西部文化的一种认可。当然，更有对心灵家园、灵魂故乡的一种向往。”

很多人在雪漠作品中读西部的时候，读到了遥远的过去。他坦言，他的作品中，有一种怀旧情绪，被称为“乡愁”。因此，雪漠对自己的定位是：源于西部，扎根西部，但却要走出西部。他说，西部是他扎根的土地，但他的天空却属于整个世界。就如一棵大树，根可以深深扎在土地里，汲取其营养，但树干要参天，树枝要舒展，随风而舞动，迎向更大的世界。

对他而言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定格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；第二，尽可能地创造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就包括人类的心灵家园。在他看来，雪漠之所以成为雪漠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
“未来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创造出更多的作品，来构建人类独有的一个精神世界，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。”雪漠展望道。

生活中的董桥有名士派头

董桥，原名董存爵，1942年生，先后任金庸《明报月刊》、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、《明报》总编辑、《苹果日报》社长，著有《另外一种心情》《这一代的事》《跟中国的梦赛跑》《辩证法的黄昏》等作品。

张传伦先生师从董桥，与之交情甚笃，且在收藏与文事上与董桥素有交游，并曾受先生之邀在苹果日报开过文化专栏。董桥也曾在文章中，数次提到过张传伦，他是国内比较近距离观察与研究董先生的文化人。

张传伦第一次拜访董桥，先生礼贤下士，接他的车停在香港半山公馆的楼下，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问他，“是传伦吗？”董桥的声音无一丝港台人说国语的口音，浑厚而清亮，因为董桥年轻时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过，“是英国人请北京人教的普通话”。

虽然曾与董桥通过多次电话，见到本人后，董桥给张传伦的第一眼印象是恂恂儒者，身材之健硕，令他油然想起一句古诗“冗削削尽留清瘦”，但决非寻常书生模样，多年“位重才高、调清词雅”养成的名士派头，极清贵而蕴威权之势。“然非让人望而生畏，而是敬而尊之的。”

张传伦曾以久怀的钦敬之情，当面请益先生，“您社务繁杂，每周还要固定时间写一篇长文，真不容易。”“现在好多了，过去是一周写五篇”，张传伦惊愕，不只因董桥几乎是每日一文，重要的是篇篇皆为经典，不禁连声赞叹“仙人仙笔”。

董桥散文是雅人写雅文

2014年，董桥荣休，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，退归闲后还苦练书法，不计名利，只因兴趣使然。董桥书法习何绍基体，不喜草书，特别推崇楷书，认为如同做人一画认真把字从头写到尾一笔不苟才有福报。

董桥曾说，张传伦为“晚辈中你最懂我的文章”。他们会通信，也会发短信，讨论字画古玩等方面方面的趣闻雅事。比如，张传伦请画家何家英为他画了一幅像，请董桥为他题跋，董桥会饶有意味地写道，画作中的张传伦“不似本人英挺”。

董桥少时在印尼读书，17岁回台湾，读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，沐浴过梁实秋、台静农、苏雪林、林海音等文学老前辈的教泽或熏陶，在深厚的人文环境中成长。

张传伦说，董桥的散文多追忆家国旧梦，空灵、悠渺，并视角宽广，他重新划分了散文与小说的定义。时下有一种说法，作家文章要写得好，不光古文好，还要懂一门外语。董桥扎根中国传统文化，且曾旅居英国近十年，英语基础雄厚，是学贯中西的散文家。张传伦认为，他的英文水平之高不下于英国作家水平。

活动现场，张传伦分享了先生的作品《甲午年纪事》和《书房美文》，特别提到董桥读了他写的文章《溥雪斋与九格格的紫檀插屏》有感而写了文章《长勿相忘溥雪斋》，还认为陈子善选编的董桥的《书房美文》一书是董桥早期的作品，读董桥的必读此书。

海南是心中期待的诗与远方

化，还有更精英、更纯粹的文化，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超越文化，它是西方文化没有的，也正是这时的世界最需要的，也是他想要书写的方向。

雪漠每到一个地方，总能感受到一种与西部不一样的东西。在他看来，旅行之地的历史、人文、风土人情等，都会成为他的灵魂滋养，让他的创作更博大、更丰富。“海南，对于我这个西北人来说，神秘而遥远，仿佛真的是‘天涯海角’。所以，这次来海南做客，也是我所期待的。”雪漠对海

南之行盼望已久。

3月5日将在海南举办的两场读者见面会，是雪漠图书中心成立后的第一站活动，赢得了诸多读者的关注与支持。提到海南，在雪漠的印象中，他会马上想到苏东坡、海瑞等人。“我很欣赏苏东坡的学养和修为。他在海南的那段流放生活，让他的灵魂有了一种深度。他的诗词透着一种禅意，是从自性中流淌出来的，有种非常大气的东西，这与他的人格修炼有关。”

雪漠对东坡在海南时的文学创作如数家珍，并称，他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，多次提到过东坡，“他的智慧和境界非常高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造诣很深。”东坡是雪漠与海南文学联系的纽带，他计划，“回去之后，我可能会写一写海南，写一写海南的文化，希望未来的时候，‘海南’能出现在我的作品中。我也希望，能像苏东坡当年写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诗里的一样，再重新续写一段‘鸿雪因缘’。”

(本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影视业可助力打造“文化海南”

■ 汪荣

近年来，海南的影视产业形成了可喜的发展态势：不仅创作了诸如《天涯浴血》这类在中央级平台上播映的电视剧，吸引了大量省外影视集团的入驻。2016年底，爱奇艺创意中心、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南方总部接连落户海南；2017年初，冯小刚的《风华》、韩延的《动物世界》等多部影视作品在海口取景拍摄。

在中国的产业格局中，影视产业是朝阳产业，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市场的刺激，提升了本省

的文化软实力。

其次，重塑海南形象，增加海南吸引力。现代社会是媒介社会，一个地区不仅需要硬实力的建设，还需要进行广泛地对外宣传，建立品牌形象。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和怡人的自然环境是最大的财富。对于海南而言，国际旅游岛是发展战略，而旅游又与“形象”息息相关。唯有形塑游客对海南的美好想象和向往之心，才能增加游客将海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。如何树立正面的海南形象？影视作品无疑是重要的宣传工具，能够起到聚焦和放大作用。现今，很多影视剧将海南作为主要取景地，这银幕光影中再现的海南不啻为最好的广告，能够

为现实生活中的海南赋予更深厚的魅力。

最后，使影视产品“落地”，扩大文化旅游的影响力。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，影视产业具有丰富的延展性，可以与上下游相关产业进行融合，产生集群和联动效应。与影视产业相关的，最直接的就是文化旅游产业。以迪士尼公司为例，该公司不仅提供影视娱乐产品，还将其生产的动画形象“落地”，建设主题公园，从而在现有的知识产权中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。而“从无到有”的方式建设影视城，则是中国很多地区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模式，横店、上海车墩和宁波象山都遵循了这一原理。随着海口观澜湖华谊

冯小刚电影公社、长影海南“环球100”、海南文化产业园的持续开发，相信海南的影视文化旅游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，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区的注意，各地区都试图通过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吸引影视企业落地。海南具有天然的自然环境优势，如果巧加利用，就可以将影视产业打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，与旅游业并驾齐驱，成为带动海南经济腾飞的双翼。而推进影视产业自身的发展，无疑对增加海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、提升海南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。



关注
扫描
二维码